

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空间布局研究

李庆红,张亚楠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作为畿南高等学府之一,是畿南地方庙学的典型代表,对广平府城乃至周边城市的平面和空间格局有着重要影响。以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为研究对象,依托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研,梳理、归纳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的选址和建置沿革,并进一步从功能布局、空间序列与营造上深入分析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空间布局特征。以期为今后广平府庙学的重建和广平府城空间格局的复原提供参考,并对地方城市庙学建筑资料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广平府城;庙学;空间布局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志码:A

庙学又称孔庙、学宫、夫子庙,最初是孔氏家族内部及孔门弟子祭祀孔子的家庙,后来成为历代封建政权用以维护、巩固王权统治以及谋求思想上统一的官方祭祀场所与地方学署的所在地^[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地方城市中的主要载体,庙学在中国古代城市营建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学术界对孔庙的研究从以全国为视野的普泛研究深入到对地方城市庙学的针对性研究,研究领域也拓展到历史学、建筑学、文学、宗教学等诸多方面^[2-5]。但就现阶段而言,其研究地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相较于山东、湖南、江西等地的庙学研究,部分地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深度上都略显欠缺,甚至尚未引起关注。针对这一现象,笔者以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作为研究对象。明清为庙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庙学建筑群的空间制度与形制规模都趋于完善。另外,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作为府级庙学,其空

间规模与布局在地方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空间布局的研究,对广府古城庙学复建及周边府、州、县庙学的规制形态研究,乃至对地方城市中庙学建筑资料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广平府庙学概况

广平府城位于太行山东侧的冀南永年县境内,地处冀、晋、豫、鲁四省交界处,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明代正统年间的“重建大成庙学”石碑记载着“广平为冀州之域,星分昴宿,山接太行,地滨漳川,密迩京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冀南地区州、郡、府、路、县治所在地。元朝时期为广平路,明朝改路为府,府治永年县,自此形成了广平府城“府县合一”的政治格局和“双署(广平府署、永年县署)、双学(广平府学、永年县学)、双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的传统公共建筑格局^[6]。

据地方府志记载,广平府庙学始建于金

代,历经多次重修和扩建,明清时已具备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启圣祠、训导署等建筑,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作为府级建筑,对当地周边府、州、县庙学的规制布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平府庙学被拆除,遗留的大成殿于1982年9月26日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1月毁于火灾,今仅存部分石柱础。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广平府城的修复重建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广平府庙学作为广平府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布局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广平府庙学选址

据府志记载,广平府庙学原位于城池东南角,没于积水。金元时期移建,然元朝末年毁于兵火,明洪武四年(1371年)知府吴文修予以重建^[7]。其后移建于县治以东偏南,即今育贤街与奎楼街相交的丁字路口以北,西邻屯市街,北临更道巷(见图1)。作为学宫与孔庙的结合,庙学建筑承载着教学和祭祀的重要职责,其选址及迁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遵循以“中”“东”为尊的礼制思想,强化中轴和空间等级,将庙学设立于府治、县治等政权中心东侧;其次,基于风水堪舆理论,将庙学置于东南,东南为日出之方,象征生发的木,积蓄了文德意象的内涵,为“文明之方”^[8],最适合庙学的建置;最后,广平府城四角分布着众多池塘,庙学位于池塘北侧,借池塘水与泮池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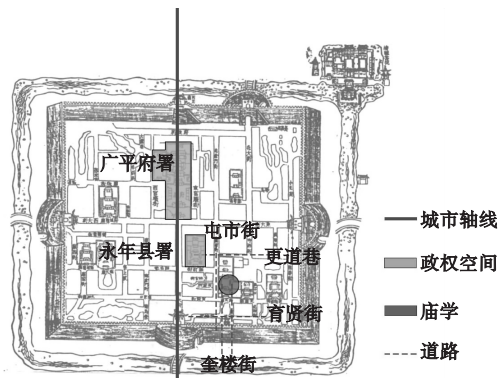


图1 广平府庙学与府城空间的关系

三、广平府庙学建置

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建置大致可分为初创、发展、成熟3个阶段。

1. 初创阶段

金代庙学初建至明洪武四年(1371年)重建为初创阶段。这一阶段,广平府庙学从建立之初屡经荒废,到明朝初期择址重建,形制规模及修建记录已无从考证。

2. 发展阶段

明洪武四年(1371年)至嘉靖十年(1531年)为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为庙学建设的高峰时期,屡有增葺。明正统九年(1444年),知府张顺“首创大成殿,东西五筵,南北九步,高四寻有畸”,庙宫形制严正,师生廨舍、讲堂、门庑庖湢具备,后历任知府相继增修。明弘治四年(1491年),知府明廬侯首作明伦堂前四斋,前置仪门、大门,重修大成殿左右两庑。明正德五年(1510年)知府张潜扩建大成殿,重修明伦堂、斋廨、号舍,增置讲堂、射圃。明正德十年(1515年),知府华津建乡贤、名宦二祠,凿泮池,建泮桥。这一阶段庙学不断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庙学规模。

3. 成熟阶段

明嘉靖十年(1531年)至清朝末年为成熟阶段。经过前期的发展,庙学的主要建筑类型基本完备,这一阶段多是对前期的建筑进行重修和扩建,至此庙学规模达到了鼎盛。地方府志对其平面布局及建筑类型有如下记载:“先师庙七间,庙前东西庑各三十二间,戟门五间,棂星门三座,戟门外泮池跨石桥三座,庙之北敬一亭,亭之后书楼,楼之下号舍三十八间,楼之北学官宅四区,庙之右明伦堂,堂之北后堂,堂之前思诚、育英、进德、修业四斋,二门,大门;庙之左启圣祠,祠南宰牲亭,学之前二坊。”清朝时期略有增改废弃,但基本延续了这一规模和布局^[9]。

四、广平府庙学空间布局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一般是以单层房屋为主,在平面上围绕主体建筑向内布置形成封闭的

院落,每个院落为一“进”,若干个院落前后串联,构成纵深的南北轴线。大型建筑群往往有多条南北轴线东西并列分布,形成“东路”与“西路”^[10]。明清时期的广平府庙学作为传统礼制建筑,其整体的布局形制符合传统建筑群组的布局特征,并结合地方环境和历史背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布局特征。

1. 左庙右学的功能布局

关于地方庙学的总体布局,普遍的标准是通过孔庙和学校的主体建筑——大成殿与明

伦堂的位置关系来推断,主要可分为“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左学右庙”3 种形式^[11](见图 2)。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迭经重建、增建,不同功能和大小的建筑按院落组合、沿东西两条轴线纵向分布,组成了以大成殿为核心的东路祭祀建筑群组和以明伦堂为核心的西路文教建筑群组,形成了“左庙右学”的功能布局(见图 3)。这种布局形式一般被认为是受儒学以“中、左为尊”思想的影响,为明清地方庙学形制定型以后的正规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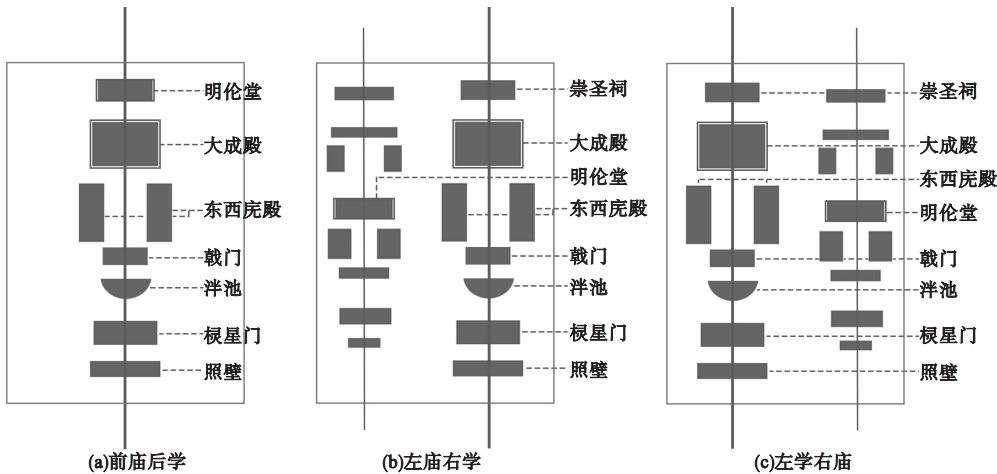


图 2 地方城市庙学布局的主要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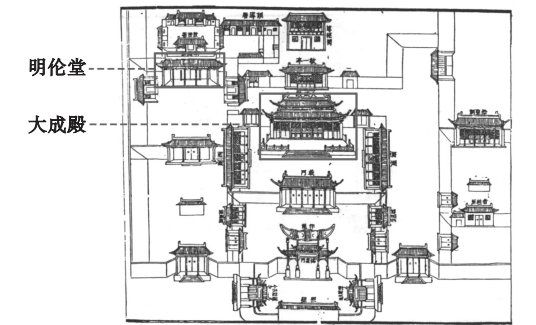


图 3 清光绪年间广平府庙学平面图

中国古代地方志中的衙署、学宫图等,其绘制内容主要包括各个建筑物之间、建筑主体与各部分之间的组合关系,但不能显示建筑、院落等的实际缩放比例,图中主次形式的表达受到客观实际及该历史时期文化观念等意识形态的影响。由图 3 可见,以大成殿为核心的祭祀空间在整体布局中相对突出,具体表现为流线居中、院落面积相对宽阔、建筑体量较大、建筑形制相对复杂严谨。相比之下,以明伦堂为核心的文教空间则显得局促,

且核心建筑偏于一隅。根据明清《广平府志》记载,广平府城内除了府县庙学,另有漳川书院(府学西,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知府张羽建)、清辉书院(城外东北隅,明万历年间知府蒋以忠建)等文教建筑以分承教学职能。由此可见,清代广平府庙学“学”的功能相对弱化,庙学以祭拜先贤为主要功能,这也与明清时期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2. 礼制规范的形制格局

在庙学建筑群组中,以大成殿为核心的祭祀建筑群组具有儒家礼仪道统的象征职能,在形制规格上受到儒家礼制规范的限制。自唐代以来,各地庙学建设均以曲阜孔庙为原型。曲阜孔庙是祭祀孔子的本庙,明清时期采用九进的皇家配置规格。地方文庙在规模、建筑数量及形制上都需低于曲阜孔庙。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依“左庙右学”的布局形式,明伦堂与大成殿分居两轴,大成殿以北设敬一亭、尊经阁,补充形成符合府级建筑规

模的五进院落。在规模形制上,广平府庙学大成殿平面广七间,深三间,重檐歇山顶,其等级低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对曲阜孔庙大成殿规模“平面广九间深五间,重檐九脊顶,至为雄伟”的描述^[12]。

同理,广平府庙学又限制其下辖州、县庙学的规模形制。以祭祀建筑群组的主体建筑大成殿为例,明清时期广平府下辖九县一州,各有庙学,其主体建筑大成殿多为五间,屋顶

形式多为单檐歇山顶,除个例外,等级多低于广平府庙学。同时,东西庑殿及明伦堂前斋堂的数量也较广平府庙学少(见表1)。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广平府及其下辖州、县庙学的规模形制大致受到明清时期府、州、县城市等级的影响,等级较低的散州、县级庙学的规模形制低于较高等级的广平府庙学,偶有特例,但也大致遵循了儒家礼制规范下的等级规律。

表 1 广平府庙学及其下辖州县庙学信息

庙学等级	功能布局	建筑规模与形制			
		大成殿		东西庑殿	明伦堂前斋
		开间数量	屋顶形式		
广平府庙学	左庙右学	七楹	重檐歇山顶	各三十二楹	左右四斋
磁州庙学	前庙后学	五楹	歇山顶	各二十二楹	左右四斋
永年县庙学	前庙后学	五楹	歇山顶	各二十八楹	左右二斋
曲周县庙学	前庙后学	六楹	歇山顶	各二十五楹	左右二斋
肥乡县庙学	左庙右学	五楹	歇山顶	各五楹	左右二斋
鸡泽县庙学	左庙右学	五楹	歇山顶	各十楹	左右二斋
邯郸县庙学	前庙后学	五楹	歇山顶	各九楹	左右二斋
成安县庙学	左庙右学	七楹	歇山顶	各十一楹	左右二斋
威县庙学	左庙右学	五楹	歇山顶	各七楹	左右二斋
清河县庙学	前庙后学	五楹	歇山顶	各七楹	左右二斋
广平县庙学	左庙右学	三楹	重檐歇山顶	各十六楹	左右二斋

3. 层层递进的空间序列

根据地方志相关记载和图 3 可知,除了基本的“祭祀轴线”及“文教轴线”两条空间主轴线外,另有一条处于祭祀轴线东侧、独立于“庙”“学”轴线之外的附祀轴线。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的功能组织及院落布局主要按照中、东、西三路轴线进行排布,且各路轴线空间均可分为前导空间、主体空间、后续空间 3 段层层递进的空间序列(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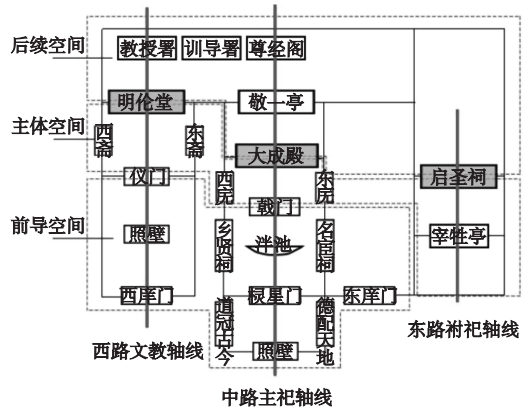


图 4 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各轴线空间序列

(1) 中路主祀轴线

中路主祀轴线从南到北起于照壁,止于尊经阁,依次串联着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敬一亭等建筑,并结合两侧建筑围合成五进院落。各个院落均沿轴线对称分布,平面规整,布局严谨。

①前导空间。由第一进院落与第二进院落组成,用于界定庙学空间范围,为后续祭祀场所奠定氛围基调。经庙学建筑群组最南端的照壁,北有棂星门,门外左右有二坊,一曰“德配天地”,一曰“道冠古今”,此为祭祀轴线上的第一进院落,用以代替旧时的“坊墙”,具有分隔外部空间、增强儒学圣地领域感的作用。过棂星门北有戟门,戟门南 30 余步有半月形泮池“深若干尺,广若干丈有奇,为桥者三以跨之,缭以栏楯用石、树桧柏百余株植于门之两旁,疏数有度,衡缩有列”^[9],立乡贤、名宦二祠于戟门两侧以祀“乡之先哲与四方之宦于其地而有功德者”^[9],旁开门通东西二路,此为祭祀轴线上的第二进院

落。前导空间的每个构筑物都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意蕴,为体验儒家文化、感受礼制道统营造了空间与精神上的良好氛围。

②主体空间。自戟门起北至大成殿,结合东西两庑围合成主祀轴线上的第三进院落,也是庙学建筑的主体祭祀空间。大成殿作为主祀轴线上的核心建筑,位于广平府庙学建筑群组的中心,坐落在高 1.5 m 的月台上,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屋面,宽约 33 m,高约 19 m,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共用柱 24 根,建筑面积达 632.4 m²,结构严谨,工艺精湛(见图 5)。檐下有斗拱,柱头一朵,补间三朵,转向为斜拱^[13]。东西两侧廊庑环绕,左右各三十二楹,硬山顶,与大成殿形成对比,反衬出大成殿的恢弘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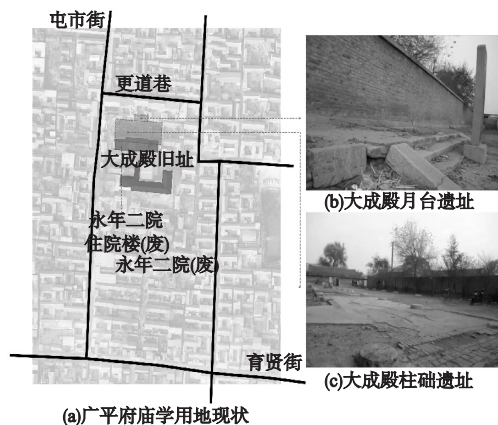


图5 广平府庙学用地及大成殿月台、柱础现状

③后续空间。大成殿以北沿庙学祭祀空间轴线依次坐落着敬一亭和尊经阁(旧名崇文阁),分别位于“庙”的第四进和第五进院落,建筑规模较小,院落平面狭长,在纵向轴线上丰富了空间层次。同时,“亭”和“阁”的建筑形态与大成殿形成对比,丰富了垂直方向上的空间形态,并形成了庙学祭祀空间序列较为有力的收尾。

(2) 东路附祀轴线

明嘉靖年间,皇帝下令地方城市于大成殿北建启圣祠以祀孔子之父。而广平府庙学的启圣祠(明正德十年(1515年)知府华津建,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名为崇圣祠,清雍正九年(1731年)知府李梅宾重建)位于大成殿东,这一方面是受太庙“左祖右社”或曲

阜孔庙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嘉靖年间,庙学布局已趋于成熟,建筑各居其位,添建工程受限于原有用地,只能在大成殿左右寻找空地建设,因此形成了广平府庙学以启圣祠为核心的东路附祀建筑群。

明正德年间,东路附祀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为东庑门、宰牲亭、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东南有射圃、射圃亭、观德亭等建筑。启圣祠所在院落为主体空间,祠前第一进院落为前导空间,祠后院落为后续空间,空间序列层层递进。清雍正九年(1731年),知府李梅宾移建名宦、乡贤二祠于主祀轴线戟门东南两侧,其位置的转化体现了清朝时期庙学建筑群祭祀意义的加重和对庙学主轴线的强调,随之而来的是对东西两轴线的弱化。由图3可见,东路祭祀空间入口位于轴线西侧,进入东庑门转而东折,通墙上二门分别到达宰牲亭与启圣祠,且建筑类型单一,院落布局简单,空间序列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3) 西路文教轴线

文教空间的主要功能为教育而非祭祀,所以相较于祭祀空间稍显空旷,建筑及配置数量较少。在以明伦堂为核心建筑的西路文教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为西庑门、照壁、仪门、明伦堂和训导署。西庑门、照壁与仪门围合成的第一进院落为前导空间;仪门、明伦堂及堂前二斋左右四斋(清光绪年间只余二斋)组成的院落为主体空间,明伦堂“文以五彩,结构严密,基址磐固,虽竹苞松茂不啻矣”^[9],充分显示了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教授署、训导署、尊经阁、黜舍等排列在明伦堂后,组成后续空间。文教建筑群组作为学习与生活的场所,对建筑礼制的要求较少,内部各空间设置的向心性、秩序感较弱。

五、结 语

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布局符合儒学礼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大型院落布局形式,总体呈现“左学右庙”的功能布局,其功能组织及院落布局分别按以大成殿、启圣祠以及明伦堂为核心的中、东、西3条轴线,各自排布成

3 段层层递进的空间序列。作为地方府级庙学,明清时期广平府庙学的建筑布局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儒家正统思想,呈现出受制于礼制规范的模式化布局,并结合建置背景与周边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该地区州、县庙学的规模形制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沈旸. 东方儒光: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2] 常会营. 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J]. 世界宗教文化,2021(2):33 - 40.

[3] 田林,徐磊. 山东府州县文庙布局特征及礼制内涵研究[J]. 古建园林技术,2017(4):22 - 26.

[4] 冯刚,苗严,胡惟洁. “庙学制度”: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空间组织形式探析[J]. 新建筑,2019(1):130 - 134.

[5] 吕海平,陈兴. 明清时期辽东庙学建筑群布局

特征及其演变[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217 - 224.

[6] 李学平. 广府古城原真整体保护规划建议[J]. 城乡建设,2014(6):28 - 29.

[7] 翁相,陈棐. 广平府志[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

[8] 沈旸. 斯文圣境:中国古代地方孔庙的建筑布局[J]. 中国文化遗产,2014(5):20 - 32.

[9] 中国地方志集成. 河北府县志辑:光绪广平府志[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0] 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11] 肖竞,曹珂. 明清地方文庙建筑布局与仪礼空间营造研究[J]. 建筑学报,2012(S2):119 - 125.

[12]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M]. 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13] 余哲,朱慧. 永年县志[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

Study on the Spatial Layout of Confucius School in Guangping Governmen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Qinghong,ZHANG Yan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Jinan, Confucius school in Guangping government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Confucius schools in Jinan,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lan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ity of Guangping and even its surrounding cities. This paper takes Confucius school in Guangping govern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lies on local records and other literature materials, and combines wit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sit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volution of Confucius school in Guangping govern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rthermore, it deeply analyzes the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us school in Guangping govern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aspects of functional layout, spatial sequence and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school in Guangping government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Guangping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architectural materials of local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Guangping government city;Confucius school;space layout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